

書叢學文光晨

# 惶惑

第四世同堂  
第一部

老舍創作



冊 上

堂同世四

——部 一 第——

感 惶

冊 上

作 創 舍 老

# 序

假若諸事都能『照計而行』，則此書的組織將是：

1. 段——一百段。每段約有萬字，所以

2. 字——共百萬字。

3. 部——三部。第一部容納三十四段，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，共百段。

本來無須分部，因為故事是緊緊相連的一串，而不是可以分成三個獨立單位的『二部曲』。不過，爲了發表與出書的便利，就不能不在適當的地方畫上條紅線兒以清眉目。因此，也就勉強的加上三個副標題，曰『惶惑』，『偷生』，與『飢荒』。將來，全部寫完，印成藍帶布套的綉像本的時候，這三個副標題，就會失蹤了的。

現在是隨寫隨出，寫到夠十五萬字左右，卽出一本，故三部各有兩本，全套共

六本。不過，到出第二本的時候，也許就把第一本也放在裏面，在『懺惡』之下，成爲四世同堂的第一部，而後，第二部，第三部，也許照方泡製，直到全套出來，再另行設計，看是用石印好還是刻本版好；此係後話。暫時且不必多去操心。

設計寫此書時，頗有雄心。可是執行起來，精神上，物質上，身體上，都有苦痛，我不敢保險能把他寫完。即使幸而能寫完，好不好還是另一問題。在這年月而要安心寫百萬字的長篇，簡直有點不知好歹。算了吧，不再說什麼了！

三十四年四月一日，在打擺子中。老舍北碚。

祁老太爺什麼也不怕，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。在他的壯年，他親眼看見八國聯軍怎樣攻進北京城。後來，他看見了清朝的皇帝怎樣退位，和接續不斷的內戰；一會兒九城的城門緊閉，槍聲與砲聲日夜不絕；一會兒城門開了，馬路上又飛馳着得勝的軍閥的高車大馬。戰爭沒有嚇倒他，和平也沒使他怎樣狂悖。逢節他要過節，過年他要祭祖，他只是個安分守己的公民，只求消消停停的過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。即使趕上兵荒馬亂，他也自有辦法：最值得說的是他的家裏老存着全傢夠吃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。這樣，即使炮彈在空中飛，兵在街上亂跑，他會關上大門，再用裝滿石頭的破缸頂上，便足以消災避難。

爲什麼祁老太爺只預備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呢？這是因爲在他的心理上，他總以爲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，不管有什麼災難，到三個月必定災消難滿，而後諸事大吉。北平的災難恰似一個人免不了有些頭疼腦熱，過幾天自然會好了。不言，你看吧，祁老太爺會屈

指算計：直皖戰爭有幾個月？直奉戰爭又有好久？啊！聽我的，咱們北平的災難過去三個月！

七七抗戰那一年，祁老太爺已經七十五歲。對家務，他早已不再操心。他現在的重要工作是澆澆院中的盆花，說說老年間的故事，給籠中的小黃鳥添食換水，和攜着重孫子孫女極慢極慢的去逛大街和護國寺。可是，蘆溝橋的砲聲一響，他老人家便沒法不稍微操點心了，誰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爺呢。

兒子已經是過了五十歲的人，而兒總的身體又老那麼病病歪歪的，所以祁老太爺把長孫媳婦叫過來。老人家最喜歡長孫媳婦，因為第一，她已給祁家生了兒女，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孫子孫女，第二，她既會持家，又懂得規矩，一點也不像二孫媳婦那樣把頭髮燙得爛雞窩似的，看着心裏就鬧得慌；第三，兒子不常住在家裏，媳婦又多病，所以事實上是長孫與長孫媳婦當家，而長孫終日在外教書，晚上還要預備功課與改卷子，那麼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，與親友鄰居的慶弔交際，便差不多都由長孫媳婦一手操持了；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，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點她。還有，老人自幼長在北平，耳習目染的和旗籍人學了許多規矩禮

路；兒媳婦見了公公，當然要垂手侍立。可是，兒媳婦既是五十多歲的人，身上又經常的開着點病；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，便破壞了規矩；教她立規矩吧，又於心不忍。所以不如乾隆和長孫媳婦商議商議家中的大事。

那老人的背雖然有點彎，可是全家最屬他的身量最高。在壯年的時候，他到處都被叫作『那大個子』。高身量，長臉，他不應當很有威嚴，可是他的眼睛太小，一笑便變成一條縫子，於是人們只看見他的高大的身軀，而覺不出什麼特別可敬畏的地方來。到了老年，他倒變得好看了一些：黃暗的臉，雪白的鬚眉，眼角腮旁全綴着永遠含笑紋；小眼深深的藏在突紋與白眉中，看去總是笑吟吟的顯出和善；在他真發笑的時候，他的小眼放出一點點光，倒好像是有無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來似的。

把長孫媳婦叫來，老人用小箭筒輕輕的梳着白鬚，半天沒有出聲。老人在幼年只讀過三本小書與六言雜字；少年與壯年也盡苦處，細力置買了房子，成了家。他的兒子也只在私塾讀過三年書，就去學徒；直到了孫輩，才受了風氣的推移，而去入大學讀書。現在，他是老太爺，可是他總覺得學問既不及兒子——兒子到如今還能寫幾篇上下篇論，而且寫一筆被算命

先生推獎的好字——更不及孫子，而很怕他們看不起他。因此，他對晚輩說話的時候總是先愣一會兒，表示自己很會思想。對長孫媳婦，他本來無須這樣，因為她識字並不多，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，便是談論油鹽醬醋。不過，日久天長，他已養成了這個習慣，也就只好教孫媳婦多站一會兒了。

長孫媳婦沒入過學校，所以沒有學名。出嫁以後，才由她的丈夫像贈送博士學位似的送給她一個名子——韻梅。韻梅兩個字彷彿不甚走運，始終沒能在祁家通行得開。公婆和老太爺自然沒有喊她名子的習慣與必要，別人呢又覺得她只是個主婦，和「韻」與「梅」似乎都沒多少關係。況且，老太爺以為「韻梅」和「運煤」既然同音，也就應該同一個意思，「好嗎，她一天忙到晚，你們還忍心教她去運煤嗎？」這樣一來，連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，于是她除了「大嫂」「媽媽」等應得的稱呼外，便成了「小順兒的媽」；小順兒是她的小男孩。

小順兒的媽長得不難看，中等身材，圓臉，兩隻又大又水靈的眼睛。她走路，說話，吃飯，作事，都是快的，可是快得並不發慌。她梳頭洗臉擦粉也全是快的，所以有時候碰巧了

把粉擦得很勻，她就好看一些；有時候沒有搽勻，她就不大順眼。當她沒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時候，她仍舊一點也不發急，而隨着人家笑自己。她是天生的好脾氣。

祁老人把白鬚梳夠，又用手掌輕輕摩了兩把，才對小順兒的媽說：

「咱們的糧食還有多少啊？」

小順兒的媽的又大又水靈的眼很快的轉動了兩下，已經猜到老太爺的心意。很脆很快的，她回答：

「還夠吃三個月的呢！」

其實，家中的糧食並沒有那麼多。她不願因說了實話，而惹起老人的囉嗦。對老人和兒童，她很會運用善意的欺騙。

「鹹菜呢？」老人提出第二個重要事項來。

她回答的更快當：「也夠吃的！乾痞疸，醃韭菜，老醃蘿蔔，全都有呢！」她知道，即使老人真的要親自點驗，她也能馬上去買些來。

「好！」老人滿意了。有了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，就是天塌下來，祁家也會抵抗的。可

是老人並不想就這麼結束了關切，他必須給長孫媳婦說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：

「日本鬼子又鬧事哪！哼！鬧去吧！庚子年，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，連皇上都跑了，也沒把我的腦袋辦了去呀！八國都不行，單是幾個日本小鬼還能有什麼顯兒？咱們這是寶地，多大的亂子也過不去三個月！咱們可也別太粗心大胆，起碼得有窩頭和鹹菜吃！」

老人說一句，小順兒的媽點一次頭，或說一聲「是」。老人的話，她已經聽過起碼有五十次，但是還當作新的聽。老人一見有人欣賞自己的話，不由的提高了點嗓音，以便增高感動的力量：

「你公公，別看他五十多了，論摻持家務還差得多呢！你婆婆，簡直是個病包兒，你跟她商量點事兒，她光會哼哼！這一家，我告訴你，就仗着你跟我！咱們倆要是不摻心，一家子連褲子都穿不上！你信不信？」

小順兒的媽不好意思說「信」，也不好意思說「不信」，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。

「瑞宣還沒回來哪？」老人問。瑞宣是他的長孫。

「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課呢。」她回答。

「哼！開了炮，還不快快的回來！瑞豐和他的那個瘋娘們呢？」老人問的是二孫和二孫媳婦——那個把頭髮燙成鷄窩似的婦人。

「他們倆——」她不知道怎樣回答好。

「年輕輕的公母倆，老是蜜裏調油，一時一刻也離不開，真也不怕人家笑話！」

小順兒的媽笑了一下：「這早晚的年輕夫妻都是那個樣兒！」

「我就看不下去！」老人斬釘截鐵的說。「都是你婆婆寵待她！我沒看見過，一個年輕輕的婦道一天老長在北海，東安市場和——什麼電影園來着？」

「我也說不上來！」她真說不上來，因為她幾乎永遠沒有看電影去的機會。

「小三兒呢？」小三兒是瑞全，因為還沒有結婚，所以老人還叫他小三兒；事實上，他已快在大學畢業了。

「老三帶着妞子出去了。」妞子是小順兒的妹妹。

「他怎麼不上學呢？」

「老三剛才跟我講了好大半天，說咱們要再不打日本，連北平都保不住！」小順兒的媽

說得很快，可是也很清楚。「說的時候，他把臉都氣紅了，又是搓拳，又是磨掌的！我就直勸他。反正咱們姓祁的人沒得罪東洋人，他們一定不能欺侮到咱們頭上來！我是好意這麼跟他說，好教他消消氣；喝，哪知道他跟我瞪了眼，好像我和日本人串通一氣似的！我不敢再言語了，他氣呼呼的扯起裙子就出去了！您瞧，我招了誰啦？」

老人愣了一會兒，然後感慨着說：「我很不放心小三兒，怕他早晚要惹出禍來！」

正說到這裏，院裏小順兒帶嬌的喊着：

「爺爺！爺爺！你回來啦？給我買桃子來沒有？怎麼，沒有？連一個也沒有？爺爺你真沒出息！」

小順兒的媽在屋中答了言：「順兒！不准和爺爺善臉！再胡說，我就打你去！」

小順兒不再出聲，爺爺走了進來。小順兒的媽趕緊去倒茶。爺爺（祁天佑）是位五十多歲的黑鬍子小老頭兒。中等身材，相當的富泰，圓臉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頭髮和鬍子都很重很黑，很配作個體面的鋪店的掌櫃的——事實上，他現在確是一家三間門面的布鋪掌櫃。他的脚步很重，每走一步，他的臉上的肉就顫動一下。作慣了生意，他的臉上永遠是一團和氣，

鼻子上幾乎老擰起一旋笑紋。今天，他的神氣可有些不對。他還要勉强的笑，可是眼睛裏並沒有笑時那點光，鼻子上的一旋笑紋也好像不能擰緊；笑的時候，他幾乎不敢大大方方的抬起頭來。

「怎樣？老大！」祁老太爺用手指輕輕的抓著白鬍子，就手兒看了看兒子的黑鬍子，心中不知怎的有點不安似的。

黑鬍子小老頭很不自然的坐下，好像白鬍子老頭給了他一些什麼精神上的壓迫。看了父親一眼，他低下頭去，低聲的說：

「時局不大好呢！」

「打得起來嗎？」小順兒的媽以長媳的資格大膽的問。

「人心很不安呢！」

祁老人慢慢的立起來：「小順兒的媽，把頂大門的破缸預備好！」

二

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護國寺附近的「小羊圈」，說不定，這個地方在當初或者真是個羊圈，因為牠不像一綽的北平的胡同那樣直直的或略微有一兩個灣兒，而是頗像一個葫蘆。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蘆的嘴和脖子，頸子很長，而且很懶。葫蘆的嘴是那麼窄小，人們若不留心細找，或向鄰差打聽，便很容易忽略過去。過了葫蘆脖子，看見了牆根堆着的垃圾，你才敢放胆往裏面走，像哥倫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東西才敢更向前進那樣。走了幾十步，忽然眼一明，你看見了葫蘆的胸：一個東西有四十步，南北有三十步長的圓圈，中間有兩棵大槐樹，四圍有六七家人家。再往前走，又是一個小巷——葫蘆的腰。穿過「腰」，又是一塊空地，比「胸」大着兩三倍，這便是葫蘆肚兒了。「胸」和「肚」大概就是羊圈吧？這還待歷史家去考查一番，而後才能斷定。

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蘆胸裏。街門朝西，斜對着一棵大槐樹。在當初，祁老人選購房子的

時候，房子的地位決定了他的去取。他愛這個地方。胡同口是那麼狹窄不惹人注意，使他覺到安全；而葫蘆胸裏有六七家人家，又使他覺到溫暖。門外呢，兩排大槐下可供孩子們玩耍，既無車馬，又有槐豆槐花與槐虫可以當作兒童的玩具。同時，地點雖是陋巷，東西通大街，背後是護國寺——每逢七八兩日有廟會——買東西不算不方便。所以，他決定買下那所房。

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。第一，牠沒有格局。院子是東西長而南北短的一個長條，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對；假若相對起來，院子便被擠成一條縫，而頗像輪船上房艙中間的走道了。南房兩間，因此，是緊靠着衙門，而北房五間面對着南院牆。兩間東房是院子的東盡頭；東房北邊有塊小空地，是廁所。南院牆外是一家香燭店的曬佛香的場院，有幾株柳樹。幸而有這幾株樹，否則祁家的南牆外便什麼也沒有，倒好像是火車站上的房子，出了門便是野地了。第二，房子蓋得不甚結實。除了北房的木料還說得過去，其餘的簡直沒有值得誇讚的地方。在祁老人手裏，南房的山牆與東房的後牆便塌倒過兩次以上，而東牆的——都是碎磚頭砌的——癱倒是每年兩季所必不能免的。院子是一塊土地，沒有甬路；每逢雨季，院中的存水就能有一尺多深，出入都須打赤腳。

祁老人可是十分喜愛這所房。主要的原因是，這是他自己置買的產業，不啻格局與建築怎樣不好，也值得自傲。其次，自從他有了這所房，他的人口便增無減，到今天已是四世同堂！這裏的風水一定是很好！在長孫瑞宣結婚的時候，全部房屋都徹底的翻蓋了一次。這次是祁天佑出的力——他想把父親置買的產業變成一廬足以傳世的堡壘，好上足以對得起老人，下對得起兒孫。木料糟了的一概撤換，碎磚都換上整磚，而且見木頭的地方全上了油漆。經這一修改，這所房子雖然在格局上仍然有欠體面，可是在實質上却成了小羊圈數一二的好房子。祁老人看着新房，滿意的嘆了口氣。到他作過六十正壽，決定退休以後，他的勞作便都放在美化這所院子上。在南牆根，他逐漸的給種上秋海棠，玉簪花，綉球，和虎耳草。院中間，他養着四大盆石榴，兩盆夾竹桃，和許多不須費力而能開花的小植物。在南房前面，他還種了兩株棗樹，一株結的是大白棗，一株結的是甜酸的「蓮蓬子兒」。

看着自己的房，自己的兒孫，和手植的花草，祁老人覺得自己的一世勞碌並沒有虛擲。北平城是不朽之城，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。

現在，天佑老夫婦帶着小順兒住南屋。五間北房呢，中間作客廳；客廳裏東西各有一個

小門，通到瑞宣與瑞豐的臥室；櫥東頭的和櫥西頭的一間，都是開屏門，東頭是瑞全的，西頭是祁老太爺的，臥室。東屋作廚房，並堆存糧米，煤球，燒火；冬天，也收藏石榴櫚和夾竹桃什麼的。當初，在他買過這所房子來的時候，他須把東屋和南屋都租出去，才能顯着院內不太空虛；今天，他自己的兒孫都快住不下了。屋子都住滿了自家的人，老者的心裏也就充滿了歡喜。他像一株老樹，在院裏生滿了枝條，每一條枝上的花果都是由他生出去的！

在胡同裏，他也感到得意。四五十年來，他老住在這裏，而鄰居們總是今天搬來，明天搬走，能一氣住到十年廿年的就少少的。他們生，他們死，他們興旺，他們衰落，只有祁老人獨自在這裏生了根。因家道興旺而離開這陋巷的，他不去巴結；因家道衰落而連這陋巷也住不下去的，他也無力去救濟；他只知道自己老在這裏不動，漸漸的變成全胡同的老太爺。新搬來的人家，必定先到他這裏來拜街坊；鄰居有婚喪事設宴，他必坐首席；他是這一帶的老人星，代表着人口昌旺，與家道興隆！

在得意裏，他可不敢妄想。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長條院子裏搭起喜棚，慶祝八十整壽。八十歲以後的事，他不願去想；假若老天教他活下去呢，很好；老天若收回他去呢，他閉眼